

/ 乡野漫步 /

阿欢是只傻狗

杨枥

本名杨亚丽,生长于乡野,曾经母亲口中的“烧火丫头”,因为喜欢,成为文字丛林中的旅者。

“阿欢这只狗,除了有点傻,也没什么毛病。”这是我妈说的,我可不这样认为。

至于阿欢是啥品种,我不知道,也没人去操心这个事。不过,看它的长相,并非一只纯种的土狗。阿欢只有三四十公分高,一身金黄的毛近两寸长——光这一点,足以让我相信它是一位遗落民间的“狗格格”。神奇的是,它的耳朵尖是白的,尾巴尖是白的,就连脖子、腿上也都有一道白毛。这些“异相”,让我联想起武侠小说里的良驹——踏雪,虽然二者风马牛不相及,但非常有趣,不是吗?

阿欢来时,眼睛还没睁开。我妈说:“它太小了,大冬天的不好养,送回去吧。”我不依,搂着不丢手。我妈便说,谁想养,谁操心!于是,养育阿欢的重担就落在了我身上。

好歹是个“张嘴葫芦”,张嘴要吃,抬腿要拉,猛一想养它确实挺不容易。不过具体到事上,也没那么难。奶妈子,现成的,我家有只奶羊。挤奶工,也是现成的,就是我爸。只要吃的安顿住了,其他都是小事。

刚开始,阿欢睡在铺满旧棉絮的纸箱里,一到晚上,就像个找不到家的孩子,边“哭”边走,看上去非常难过。没办法,我只好让它睡在我的脚头。它有了依靠,我也有了一个“火盆”。

真正需要我做的,是伺候它“方便”。闹铃不用定,阿欢的叫声就是。每天窗户还没亮,阿欢的眼睛就亮了。来我家大约第三天,它就睁开了眼,黑嘟嘟的,晶亮。

阿欢只要一醒,便会轻喊我几声。不出五分钟,一人一狗就出现在沟边的黑槐树下。它“方便”完,也不嫌冷,撒开毛蹄子就跑。满地落了白霜的桐叶像是一个个琴键,在阿欢的踩踏下吧嗒作响。

冬去春来,阿欢越发

可爱,越发依赖我。中午放学,下了坡,我看见阿欢,阿欢也看见了我。它飞奔着扑到我怀里,摇头摆尾地给我耍段“狮子舞”,欢迎仪式才算结束。

就是这样一只可爱的小狗,我妈却不待见,动不动就说它傻。我替阿欢叫屈:它是一只狗,难道还指望它会背乘法口诀?我妈却说,阿欢该咬不咬,不该咬瞎咬。

这里的咬,可不是咬人,是叫的意思。这挺好啊,不像有些狗,满眼都是仇人,老远就呲牙咧嘴吓死人呢。可我妈又说,阿欢也不记熟,看见我姨或我舅也咬,虽然没啥实质性伤害,却也聒噪人——“好狗不咬客”,这才是我妈说的重点。我仍然为阿欢辩驳:它连话都不会说,还不许叫几声啊。

关键是,阿欢白天不怎么咬,夜里经常咬,惹得我妈几次三番开门去探究究竟。大多时候,明知是风吹枯枝落地的动静,但想到圈里的猪和笼里的鸡,我妈仍要披衣巡视一圈才安心。次数多了,我妈也会烦,偶尔来一句:“这只傻狗,赶明儿不要了。”阿欢像是听懂了,立刻围着我妈的脚跟儿,使劲儿晃着小身板讨好一番,直到我妈说出那个“要”字才罢休。

看家护院,阿欢是不太称职,但它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和好奇,我能感受到。一丛盛开的烧汤花,它嗅完这一朵,再嗅那一朵,从不糟践。发现低空盘旋的蝙蝠,被水盆禁锢的鲫鱼,它都会投去好奇的目光。远到初升的红日,近到一颗从枝头跌落的枣子,它都会审视半天,目光里满是喜悦。“如果有前世,阿欢绝对是个人。”至今我还这样想。

阿欢在三岁那年的夏天被我外公带走了,如果我能提前知道阿欢从此会永远离开我,我说啥都不会让它去给外公家看瓜。最后,外公只找回了阿欢的毛皮,就钉在一户人家的土坯墙上。得知消息的那一刻,我的眼泪流得厉害。我终于相信,阿欢真是一只傻狗,它不是傻傻地认为,所有人类的靠近都是善意。

/ 朝花夕拾 /

石人印记

松林花枝

小时候,去上学的路,去菜地的路,去庄稼地的路,从清晨到傍晚都时常走着乡间的人,见面打声招呼,相视一笑,田野的气象也就跟着高兴起来。

故乡的村庄很朴素,村里种满了杨树、桐树还有榆树,每年桐花开满枝头时,甜甜的香气就会弥漫整个村子。

我们村叫石人村,在我的印象里,小学校园里总是静静矗立着两尊文臣武将模样的石头人。听老人们讲,在叫石人村前,村庄的名字叫“雨淋庄”。据说,先前有位皇帝从此处经过,天突然下起大雨,皇帝只好临时在此地住了一晚,于是便有了“雨淋庄”的村名。

后来村庄改名为“石人村”,也与一个传说有关。相传很久以前,我们村所在的地方是龙门通往洛阳城的必经之路,每天南来北往的人很多。一天,一个赶车拉脚儿的人拉着两个从龙门上车的乘客经过这里时,眼看天都黑了,车子却怎么也拉不动,于是他对车上的乘客说:“我的车坏了,你们就在这里下车吧!”可是,无论他怎么说,车上都没人应声。赶车的有些恼怒,又说道:“说了半天你俩咋不吭声哩,你俩是石人?!”见还是没人吭声,赶车的便生气地上车推了他们一把,结果那俩人竟骨碌碌地掉到了地上。他上前一看,原来真是俩石头人!赶车人吓得赶紧离开,说来也怪,这时车子竟能拉动了。于是,这两个石头人留在了村子里,“石人村”也由此得名,沿用至今。

儿时,总觉得村子那么大,街道那么长,一块块有名字的田地好远好远,田间的小路也总是一眼望不到头。夏日里,太阳像火一般照着庄稼和路面,可再热的天也挡不住小孩子的乐趣,我们几个小伙伴成响在外面疯玩,一身的汗和土,个个像小泥猴。回到家,妈妈一顿训斥,然后三下五除二脱掉我的衣服,整个丢进院中早就晒好的热水盆里,一边为我洗澡一边继续吵,吵到生气处,抬手朝着我的屁股就是一巴掌。一边打,妈妈还会一边问:“打你屈不屈?”若哭着说“屈”,妈妈准会一瞪眼:“啥?屈?”抬起胳膊又要打,见状,我赶紧又大哭着说“不屈、不屈”。

村边有面寨墙,寨墙边有片小树林,邻村南寨墙边有寨濠,远远望去,水环抱着林,林依偎着水,一年四季的风景都很美。寨濠面积很大,常年有水,那时候水总是清冷冷的,村里的女人们喜欢三三两两一起在这里洗衣服。在嬉笑怒骂声里,她们用皂角和棒槌把大布床单和大人孩子的衣服捶洗得干干净净。到了冬天,河面结上厚厚一层冰,男孩子在冰面上打弹子(玻璃球)、推桶箍,女孩子胆小不敢上去,就在河边呐喊助威,热闹极了。

如今,村庄的好多风景都刻在了记忆里。忆起儿时,就像在回味一段走过的长长的路,一草一木、一花一景郁郁葱葱,看似遥远,又仿佛触手可及。

